

12

自然之谜



在非洲追踪

「莫科尔·姆贝姆贝」

(本版照片内容详见第七页)

詹姆斯·H·鲍威尔 供稿



△加蓬的芳族巫医——米歇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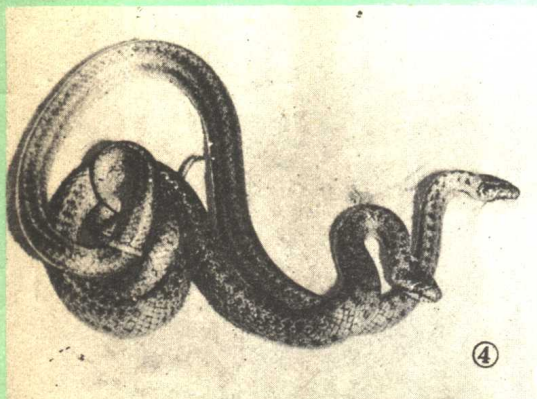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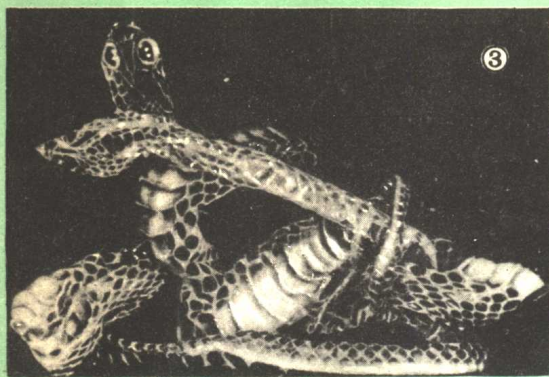
△1946年，米歇尔在此湖边见到恐龙样动物



△追踪“莫科尔·姆贝姆贝”的考察队成员。左一为鲍威尔



△据说这是“莫科尔·姆贝姆贝”专爱吃的果子



蛇的世界

胡京人 周国兴
供 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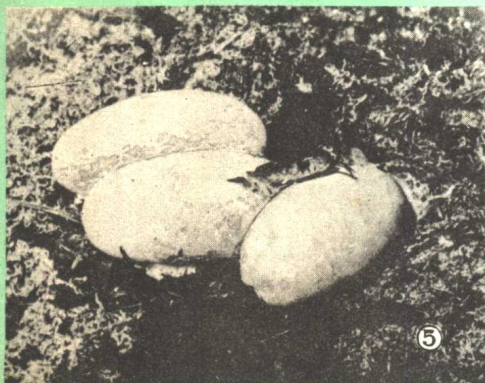
①一条被人驯服了的蟒蛇

②眼镜蛇的进攻姿势

③正在脱皮中的蛇

④一对珍贵的英国无毒蛇——
滑蛇正在交配

⑤印度眼镜蛇正从卵中孵化出来



自然之谜 第十二辑

目 录

科学探索	潜动物学·····李津 译 周国兴 校	1
	追踪莫科尔·姆贝姆贝·····詹姆斯 鲍威尔 朱尼尔	7
	一个颇有魄力的科学家·····周国兴	11
	尼斯湖水怪之谜并未揭晓 “大脚怪”真相亦未大白·····晓 明	18
	流感之谜·····刘路沙 丹 心	22
万物之灵	试验中的催眠术·····郑友德 邱维泰 编译	26
	人体的耐力·····张三齐	31
	人类遗传学中的待揭之谜·····战 果	34
	巨人姑娘的一些数字·····雨 石	37
	连体人张一恩兄弟及其他·····岩 歌	38
· 茫茫宇宙 ·		
	有尾巴的星空流浪者·····雪 天 译	40
诺亚方舟	伤痕累累的地球·····董雪官 译	42
	南极“冰中大湖”之谜·····陈汝山 编译	46
	成山之谜·····史新奎	47
	地球上有过这两块陆地吗?·····李德恩 编译	69
生物之窗	格雷怪论之谜·····雷宗友	52
	植物的御敌手段·····刘传锦	54
	鸟类的语言·····石 兰 译	56
	蛇名趣谈·····劳伯勋	57
	犀角之谜·····谭邦杰	60
	河豚鱼·····苏侗志	62
· 野人探踪 ·		
	樟木地区的“雪人”传闻·····龙肖男	21
· 飞碟研究 ·		
	乌拉圭的飞碟研究·····吴继德 译	50

· 史海探秘 ·		
	拿破仑是被砒霜毒死的吗?	孟宪武编译 64
· 气功健身 ·		
	五年来我国气功科学的研究	贺崇寅 朱润龙 朱怡怡 66
	奇异的气功师	罗 英 72
科技史话	古编钟的新生	张继民 75
	江上彩虹留人间	刘兴诗 78
	漫笔话锚	童孟侯 施鹤群 82
· 军事科学 ·		
	太空战的前夜(连载)	刘绍球 86
· 天南地北 ·		
	北极光之谜	刘 辉译 6
	拉加岛民的奇特节日	钟 玲译 90
· 珍闻集锦 ·		
	罕见的高大仙人掌(20) 连体女婴分离手术成功(63) 农牧珍闻(91) 人猿大战(93) 蒲甘何以鸣笛?(55)	农
· 封底介绍 ·		
	貌似长颈鹿的甲虫	吴 然 94

编 辑: 《自然之谜》编辑室
发 行: 湖北省新华书店

出 版: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印 刷: 黄冈报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83年12月

统一书号: 17304·15

定 价: 0.35元

潜动物学



李 津译 周国兴校

然，某些隐匿动物是为人所知的，但目前仅仅是化石形式。这些隐匿动物可能是已“绝灭”动物的代表，它们的存在，实际上只是没有被承认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用“隐匿”比“未知”要来得妥贴得多。

〔本刊第八期报道了国际潜动物学会在美国成立的消息以后，不少读者来信询问什么是潜动物学，我们特组织人翻译了该学会主席胡威尔门斯的这篇文章，以供参考。〕

在给潜动物学下定义前，先要弄清哪些不是潜动物学。一些人企图推翻这一学说，把它说成是神秘的、玄妙的动物学。实际上它是和古动物学相同的科学。古动物学是研究古代动物的科学，而潜动物学是研究隐匿动物的科学。

可什么又是隐匿动物呢？一般是指那些“未知的动物”，某一地区的居民对它们已有足够的了解，以致我们常能间接地知道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形状、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最好称它们为“未被科学描绘过的动物。”

古动物学已采用了日益精细的方法，这就使对已“消失”动物的发现和描绘加快了速度并系统化了。潜动物学目前有着同样的任务，即研究迄今我们无法捕捉和搜集的动物。当

潜动物学和古动物学——姐妹科学

潜动物学和古动物学有着许多相同点。古动物学所探索研究的是在“时间上”已消失的动物。潜动物学则是研究探索隐藏在一定“空间里”的动物。因此，这一对姐妹科学都在探索我们的客观世界以完成动物群的完整目录，只不过角度、重点不同罢了。

两门科学的原则都是以“个别情况”为依据的。一个是以化石为依据，另一种是依靠侥幸地观察到躲藏着或伪装得很好的动物。以上两门学科都取决于面貌的再建——即根据不完整的资料进行内推、外推或假想。在古动物学方面，依靠动物化石的碎片或印迹，在潜动物学方面，则依靠蛛丝马迹，例如：毛发、羽毛、壳壳、粪便、血液或路迹，以及它对其他动物或环境的破坏、照片或录音等等。潜动物学最重要的面貌再建是依据几位目睹者同时目睹一个物体，特别是

这类资料的不断积累,这可成为观察者头脑中的初步印象。潜动物学完全可能发现一种隐藏动物(包括其软组织),一旦抓住后,就可从容地检验了。而在古动物学中,确有这样的情况,要追踪到历史上的活动物本身是不可能的了,但类似化石材料也许会偶然地被发现,甚至可以看到它们几乎完好无缺地保存着。例如,西伯利亚的猛犸象就是被封冻的泥炭层保护而没有腐烂掉,加里西亚的披毛犀受到了沥青的保护,一些昆虫被包裹在琥珀中。此外,通过史前人类的一些绘画、草图,有时也可发现准确的化石动物的图象,这为它们的外形提供了信息。或者,我们也许会幸运地发现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某一动物群的代表。同古动物学一样,潜动物学所提出的假说和形象再造,并非是鲁莽、不可靠、异想天开或不合逻辑的。在德



猛犸象在封冻的泥炭层中

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发现了一批动物化石,虽然仅仅是踪迹,而给它们起个学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一批化石中有二十种标本已被描绘。可当科学地描绘喜马拉雅山雪人时,好象就变得荒谬绝顶、幼稚可笑、无根无据了。事实上,喜马拉雅山雪人之所以为人所知,不仅有与其他动物不同的踪迹,而且对其外形、行踪的目击者也为数不少。并且对这种雪人,人们已能编出一套连贯的科学描绘示意图了,而且从解剖学、生理学、性格学等角度来看,上述有关雪人的描绘都不无道理。

副分类的必要性

某些古生物学家,意识到了自然界的不规律性,反对用传统的林奈命名法来命名动物的诸进化阶段,因为就整个动物界来讲,动物的进化阶段似乎是难以划清的,特别是由于一些动物还不为人所知。化石动物也是如此,仅凭化石遗骸很难了解其准确的种类。

为此,雷蒙C·摩尔先生建议把只依据迹象而进行分类的称为“副分类法”,以区别于正式分类法,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分类系统。可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我个人认为,如果对于迄今还未获得其遗骸,但已掌握大量有关情况的动物不进行分类的话,对进化生物学来说也将是致命伤。我希望国际动物学命名委员会正式确定副分类法这个概念,使它不光对那些未被确认的动物的化石残片或痕迹进行分类,而且也对那些从传说、报告中,或模棱两

可的躯体证据中所为人知的动物进行分类。

显然，古生物学和潜动物学中相似点不少，适用于前者的方法对后者也常常有参考价值。这些方法和技术从十九世纪古生物学的兴起就不断地增加和发展。同样，我从五十年代起致力于研究潜动物学的理论方法，可以说也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

科学法庭前的证据

即使不正式承认副分类法这个概念，有一点还是值得强调的：只以提供典型标本来证明动物某一物种的真实存在，哪怕标本破碎不堪，这实在是一种独断的规定。旧动物学企图描述所有人们熟识的动物。虽承认任何新种类的存在，但条件却是对这类动物的描述要足够使其得到承认，并可以归属到固定的动物类中去。一九三〇年以来，更加官僚化（或者说从某方面看更带偏见）的现代动物学，再也不接受那些不符合某些苛刻规定的动物种类了。

这是国际动物学命名法则的创造物。虽然法则本身是无可非议，结果却令人失望，因为它排斥了那些“根据规定条件”描述上不充足的动物。根据这种异常的逻辑，许多人得出结论：由于“阻止”给这些动物以学名，它们就不存在了。有些较开通的人建议等找到一个新种的标本后再加以承认。这是骑墙者的态度，这种建议只使人觉得动物学专家们的无知。过分和无道理的“谨慎”，是应该受谴责的。

象在法庭一样，在确认一个物体或事件的真实性时，科学也有三种可能证明的形式：自身实地观察，别人提供证言和间接证据。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自身实地观察指的是人们能亲眼看到、触到、嗅到或尝到的东西。简言之，即通过自身感官对在场的物体或事情加以认识；提供证言是以别人提供的证言，描述所观察到的印象作为证据；间接证据的证明（即物证）主要靠各种证明的综合。它们互有联系，互为补充，彼此验证。

各门科学本身是以各种形式的证据为基础的。从事物的本原来讲，物理科学（化学、物理、核科学、波动力学、天体物理学等）很少需要观察者本身实地观察的证明。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无论其研究的对象是巨大无比还是微小至极，都不是感官力所能及的，即使在仪器的帮助下也不行不通。物质的最基本粒子和声波只能通过其效应而得知。宇宙的结构只有通过数学模式才能得知。天体的本原仅能由它本身发出的光谱而推知。有关地球的科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等）一旦超出地壳，就必须运用同类的推断：通过研究地震了解地球的内部及其构成。在各部门社会科学中，史前学和考古学是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上的，这些实物总是被用作现场证据，就象法庭材料的物证一样。而历史主要依靠记词。

只有生物学，特别是古生物学、动物学以及它的分支人类生物学，还有植物学，看来是依靠实地观察的证据，科技人员拒绝相信或者批准一种

生物的存在，一定要依靠一个实实在在的标本。这样的要求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是不公正的，而且也是一种错觉。

接受新的事实时科学界总有反对意见，除非这些事实符合某些参数，具有安全无恙的保证，也不是特别的新颖。如果这些事实很新奇的话，那就得经过很长时间——也许是整整一代人即三十年的时间——才会被承认。到那时，某种一致意见已取得，这些事实也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并与原先的知识融和在一起了。客观证据的证明在这一过程中仅仅起着次要的作用，而只有不断坚持积蓄和重复新的事实，才能使人信服。决定的因素看来是常规和习惯，而不是道理和逻辑，正象我们早已陈述过的那样，没有绝对正确的事情，从每一个事实所能得到的仅仅是程度不同的可能性而已。

一些共同性的异议

排除对潜动物学的异议是容易的。首先，人们争论的问题是，当今世界已深为人知，即使最偏远处也加以探索了，发现有未知晓动物的可能性不大。

在历史的长河中，未开垦的土地确实在减少。可是，地图上也确实仍遗留着一些空白区域。人们在这些区域里时而填入一条偶然发现的山脉、一些河流、一条重要的瀑布或一个原先不曾注意到的岛屿。此外，地球上还有两个刚刚开始探索的地区：北极和所谓“第七大陆”（无疑也是最大的“大陆”）——海洋。无论怎样，即使是一般通过飞机或卫星摄影制作的详细极至的地图也不意味着了

解了该地区的动物群了。更不能说所有的动物群。

下面再来看对于潜动物的第二个经典性的争论问题，即没有任何希望再发现有意义的新的动物种类了。

对于动物界不同分支的物种发现的历史研究恰恰表明，随着年代的流逝，发现新动物的进程并没有减慢。十九世纪每年平均发现4500种动物，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增加到每年12000种，在近十年里每年也没有低于9000种。由于标本的收集更加系统化，且为建立最完整的动物表所作的努力也一直在增大，致使通过征服处女地来寻找全新的动物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完整的动物表还很少，现有的又得不断修正，可见我们还远未完成这一工作。

今天，如果我们每年平均发现7000种昆虫、数百群水生动物（软体动物、蠕虫、甲壳纲动物）、上百种鱼，那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在许多人看来能在海洋，甚至在陆地或淡水湾里发现更多的动物似乎是可笑之谈。然而体积大的水生动物和各类陆栖动物的目录表却远远不够完整。现在平均每年要发现三四种两栖动物、两三种爬行动物、许多种鸟和近一打的哺乳动物。就拿被误认为已最熟知的哺乳动物来说吧，我们也仅拥有相对完整的全球性识别指南。也只有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的哺乳动物较完整的分类册，但是其中还有许多疑点和问题。在非洲的动物指南中，作者故意把小动物排除在自己编的手册之外。迄今还没有哪位哺乳动物学家敢写一部相应的亚洲动物指南，更不用说南美了。

确认一种动物仍是“隐藏”的之后，潜动物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积累该种动物的有关材料。必须从这种动物的代表身上尽量多了解些情况，以便能够形成一个可识别的图象。描绘出这类动物的显著特征来，从而推断其本性和分布地区。最后，在一定的准确程度上，把它们列入适当的潜动物学分类表。这就使得人们能更确切地知道在何处、何时去寻找这类动物，如何接近并通过何种方法把它们引出来，直到如何把它逮住。

只有着眼于如何发现隐匿动物，潜动物学才能为编制最完整的全球性动物表作出重大贡献，才有助于及时收集那些正在迅速毁灭的动物。最近消失的马达加斯加动物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动物消失在有史时期中，这就说明一种动物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之前就可能消失，而且还不是为人们直接毁灭的。在我看来，潜动物学的长远目标，就是要严格保护那些在未正式承认之前就有可能消失的动物。积极推广潜动物学的调查方法，是目前当务之急，也是对坐待观望态度的否定。

驳 神 秘 论

潜动物学中需要很好澄清的一个大问题是民俗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那些因抓获不到而被认为是“隐藏”的动物，实际上是众人想象的产物。因为与未知动物有关的传说中，甚至是现场报告中，均充满着荒诞的细节和超现实的东西。

对这一论点的驳斥很微妙，也很棘手，因为需要考虑其非理性而且是

最难解的成分——即神秘性。

应注意到，一个神话不是从荒唐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也不是纯粹的捏造。相反，神话与真实或基本真实的故事有着相对的意义，在那被称为“原始”的社会里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对于神话的研究表明，它反映了原始的信仰。神话故事涉及到神，宇宙的产生以及宇宙间从星体到人类的所有事物，涉及到生与死，涉及到最原始的习俗礼仪、历史人物和流传至今的原始偶像。神秘论根深蒂固的基础使其神圣化了，并在英雄史诗、民间传说、神化故事和动物拟人化故事中都有所体现。实际上，神秘论充斥着我们的头脑，似乎在人类内心深处都有其根基。

由于有这种普遍的神秘化进程，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从生到死——好象都是按照一个不朽的剧本情节发展的。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而再不是无从所知、惊人可怕的了。

由于我们对于隐匿动物的了解甚少，使其很容易被“改造”成为“强使”神秘化的东西。为了补偿知识的欠缺，人们就不自觉地先从神话中的动物那里找来一些特点，然后转移到隐匿动物身上，后者的特质就被歪曲地扩大了，使之更易被当作神话中的模式。正是如此，人们在发现大猩猩以前，把它说成是能绑架、强奸女人的东西，就象古代传说中的森林之神似的。实际上，猩猩有礼有节，矜持稳重；而出没于深水的大章鱼，据说就象希腊神话中的六头女妖一样，经常从轮船驾驶台上卷走水手！

北极光之谜

刘辉译

北极光是光中的一种奇景。迄今为止，这一现象的许多奥秘还未能揭示出来。

总的说，极光是由于带电的粒子穿过地球大气层的外部，和组成大气层的气体原子发生碰撞而引起的。但是，带电的粒子为什么向地球运动，而极光的形状又为什么如此奇特——这些问题都远远没有搞清楚。极光有时象浅绿色的帷幕高悬在北极地带的天际，轻微地闪动着；有时又卷缩起来，有时又放出了亮光。极光的下方距离地面仅一百公里左右，而它的上方却在1500公里的高空。它们有时可绵延数百公里，在冻土带的广阔上空“跳跃”着；有时它的亮度可在几分钟之内增加上千倍。极光真是变化无穷，奇景诱人！

从前，北极光基本上只有在北极地带才能够看到。但是，最近两年来，它却大大向南移动了。例如，去年夏天美国纽约和波士顿的居民也有幸看到了北极光的奇妙景象。由于今年太阳的活动将进一步增强，因此，美国其它一些地区的居民很可能也能看到它。

关于北极光的形成，存在着两种假说。其一是，太阳风的带电粒子流到达了地球的磁层，使它改变了形状。于是，地球磁层就伸长了，然后在夜间又有2~3次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这样，就向北极地带的大气层里释放出了能量。地球磁层加快了大气层外围电子的运动，而这些电子又迫使原子放出了光。这就是北极光。其二是，相当强的太阳风本身就可以激发大气层气体的原子，使地球磁层的电流产生震荡，而这些电流又“吞噬”了电子并把它们驱赶到更接近于地球的地方。

我们越谙熟这些神秘动物，就越能填补知识中的漏洞，逐渐了解每个动物的本来面目。对动物的认识，即使是最容易观察的动物，我们仍是有-定距离的。即使是在我们已熟悉的动物身上也有一些不解之谜。比如仍不能确切地了解到猫是怎样叫的。总之，所有的动物都有些神秘的东西，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由此可见，虽然神秘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不能仅仅是因为神秘就对被神秘化了的动物之存在表示怀疑。

神话与现实

潜动物学的研究不可能没有信息和资料分析，正如在所有科学领域内

一样，在分析过程中必须考虑两种相对立的重要因素：神话与现实，即永恒与短暂。

也许有人会说，上报来的事实总是既神秘而又现实的。一方面，按照神秘观的僵死结构，这些事实被歪曲和使之完整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受现代科学概念的影响，由于不断地加工变得可靠性短暂，其结果是它们成为武断挑选的事实。

潜动物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消除已知信息中的神秘成分，而且要将动物学的最新科学理论置于系统怀疑论的试金石前，接受各种考验。潜动物学赞成真正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既反对盲目怀疑，也反对轻易相信。



詹姆斯 鲍威尔 朱尼尔

四年来，作者在非洲各地进行潜动物学研究，尤其是1980年与芝加哥大学的罗伊·麦克尔博士合作，在刚果人民共和国所作的探险，已引起新闻界的广泛注意。本文是考察过程的一份较全面的总结。

中生代以来，地质和气候的稳定，使得不少活化石在非洲大陆上依然生存。苏铁、百步兰、土豚和霍加披等等都是活化石。

1776年法国的传教士报道了一种为科学界所不知晓的巨大的水陆两栖动物，作为一个现生种，它有巨大的躯干、长脖子、长尾巴，在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刚果和中非共和国等地的热带雨林中爬动。自此以后，陆续又有一些报道。这些早期的报道由伯纳德·霍伊维尔曼德博士在他杰出的著作《追踪未知动物的足迹》一书中作了经典性的总结。正是读了这本书，激起了我对足迹探索的热忱。

在刚果北部桑哈河与利夸拉河流域，有一个由热带雨林、沼泽和涝原

漫滩交织成的地区，它杳无人迹，广袤无垠，是一片在非洲遗留下来最荒凉的辽阔地区。今天，这个地区归属于刚果人民共和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是德属喀麦隆的一部分。1913年恺撒·威廉皇帝派遣了一个以巴伦为首的利夸拉刚果探险队到这个地区探险。巴伦向德皇的正式报告中提到：“在刚果几条河的地区，有一种黑人十分害怕的动物。”这种动物叫做“莫科尔·姆贝姆贝”(MoKele—Mbembe)。

“当地居民说，这种动物有平滑的棕灰色皮肤，个子不到象大，至少也有犀牛那样大；脖子长而灵活；只长一只长牙，有人说那是一只角；有人说它有一条象鳄鱼那样长而强壮的尾巴。传说有一些小艇划近它时翻沉了，还说有一次它攻击了一些船只，弄死了船员，但未吃掉他们的尸体。这种动物栖息在河流急弯处岸壁的洞穴中。甚至白天也爬到河岸上来觅食；食物全是植物性的。人们给我

看了它所喜爱吃的植物，那是一种开着大型白花的藤本植物，有乳状汁液和苹果状的果实。”

我决定循着巴伦的野外线索穷究下去。1972年探险家俱乐部授权予我，去研究西非两种很少为人所知的热带雨林鳄鱼的现状与分布。一种是尖鼻鳄，另一种是侏鳄。1976年夏，年轻的动物学教授，克拉伦斯博士和我一起，带着探险家俱乐部的190号旗帜去加蓬。沿着兰巴雷内和根蒂尔港之间的下奥果韦河挺进，直到偏远的地方。那儿是一个由河汉、湖泊和纸莎草沼泽交织成的水网地带。我们发现了很多吃食小鱼的尖鼻鳄。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国际资源和自然保护联合会（IUCN）已正式把这种鳄鱼列为濒危种。

大约一百年前，有位名叫艾尔弗雷德·阿洛伊修斯·史密斯的英国商人在这地区工作，并遭奇遇。1920年他和一位南非的小说家以“特拉德·霍恩”的笔名，合写了他的回忆。这本书的最后部分，讲到一种神秘的水生动物，名叫Amali，……我看见过Amali的脚印，有煎锅那么大，是三趾的，而不是五趾的，……我还在布须曼人的洞穴中见过Amali的画像。……在非洲，你仍然感受到遥远过去的气息。”

这个Amali老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它会不会和巴伦说的莫科尔·姆贝姆贝是同一种东西呢？我跟一位瑞士朋友提及我对此强烈的兴趣。他仅说：“你应该跟米歇尔谈谈。”

米歇尔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身材矮小，形容枯槁，在芳族人的村落

阿邦戈当巫医。他聪明灵活，而且拥有“法力无边”的可畏名声。我在瑞士朋友的陪同下，去访问了米歇尔。

首先，我给他看了五张画片，画的都是加蓬丛林中的动物：豹、猩猩、象、河马和鳄鱼。请他鉴定，他都说对了。然后又给他看一张熊的照片，在加蓬没有熊，他鉴定不出来，便说：“附近没有这种动物。”后来，给他看一幅梁龙的画片（一种长颈的蜥脚类恐龙），这幅画取自《昨日的动物》一书。我问他是否认得这个动物？他平淡无奇地回答道：“N' yamala”。看来它和特拉德的“Amali”是同一个非洲语的两个英语音。

接着，我向米歇尔询问了关于N' yamala的细节。他说这是个罕见的动物，只在丛林深处的湖泊中发现过它，唯有出众的猎人见过N' yamala。他本人从来也没有见过。后来他自动地补充说：N' yamala以“丛林巧克力”为食。这一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瑞士朋友解释说：“丛林巧克力”是本地对一种植物的称呼，是这个神秘动物喜爱的食物。它生长在河岸和湖边，结有大型的坚果状果实。这与巴伦描写的莫科尔·姆贝姆贝所爱选吃的食物明显一致。

我又给米歇尔看了一些画片，他把蛇颈龙也说成是N' yamala，把飞龙说成是蝙蝠，但不认识霸王龙、剑龙和角龙，说这里没有这些动物。

在下奥果韦河的奥缅甸族和埃斯基内族人中，我给人们看同样的画片，反映完全相同。奥缅甸族的人们说：N' yamala栖息在遥远的丛林湖泊里，但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亲眼见到过的。

从加蓬转到西喀麦隆，我考察了马姆菲上游的曼尤河峡谷。1932年伊凡·桑德森和杰拉尔德·拉塞尔曾到过这一地区进行探险，并碰上一只当地人称之为mbulu—em' bembé的古怪动物。桑德森对这个事件作了如下的描述：“杰拉尔德和我带着两个小青年，分乘两只小艇，通过一道峡谷逆流而上，黄昏时候来到马姆菲潭，两岸是陡峭的石壁，其上有一些洞穴，河水几乎淹到洞顶。当我们经过洞边时，突然听到有个洞内发出一阵恐怖的声音，使我们毛骨悚然，顿时有个比河马大得多的东西浮出水面，旋又沉下，掀起大波涛，然后在水下汨汨发声。”

1920年桑德森曾给我绘了一张地图，详细地标出他看到过奇异动物的洞穴位置。地理情况与我现在40年后目睹的完全吻合。可惜西喀麦隆的八月正值雨季的高峰，既不宜航行，也不适合怪兽游动。河水猛涨，洞穴几乎全被淹没，在这个地区，除了拍一些照片和徒步在周围探查一番，就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

回到马姆菲，又作了一些调查。调查对象有一位长老会的传教士、马姆菲的县长和一位很了解本地情况的猎人。他们在一幅长颈恐龙的画片前全然不知它为何物，并表示从未见过任何与此类似的东西，还坚信本地区不存在这种动物。我又提起莫科尔·姆贝姆贝和mbulu—em' bembé这两个名字，他们也全都不认识。

最后，我询问本地是否有什么和曼尤河的洞穴动物有关的传说，他们说，栖息在洞里的是河马，据说在旱季，河马以洞穴作窝，在雨季，它们

躲在洞里，只把鼻尖露出水面。

1976年的考察已写成详尽的报告，并发表了。

以后，我开始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伊·麦克尔博士合作，他是第一位参与潜动物学研究的美国著名科学家。在他的鼓励下，我于1979年一二月间重返加蓬，我同米歇尔继续深入追踪。米歇尔没有变老，和以前一样干练灵活；还清楚地记得我。在《非洲的最后一批恐龙》一书中，刊有一幅我于1976年为米歇尔拍的照片。当我给他看这幅照片时，他十分兴奋并召集全村的人来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巫医得到一个怎样的国际声誉。

米歇尔在1976年曾说过，他从未亲眼看到过N' yamala，现在他改口了，说他29岁（大约1946年）时，亲眼看见过一条N' yamala。地点在阿邦哥上游约96公里处。他说：恩古涅河流到这个地方时，变窄加深，右岸有个深潭，形成一道河湾，离岸边不远的陆地上，长着高大的林木，穿过丛林有个小湖。就在这儿他修了一间小茅屋，在里面守候了多日。一天，在黎明前他终于看见N' yamala从河里钻出来，爬到岸上向着小湖走去。

第二天，他带我到现场，还提醒我：在短促的探访中，看见N' yamala的机会是很小的。到了这个地方，河上的窄湾，岸边的热带雨林和一个直径不过60多米的小湖，都和米歇尔描述的相符。米歇尔告诉我，N' yamala钻出水面的地方是很深的。经我的测量，得知水深是5米半。

由此向下游走32公里，是芳族人的另一村落阿波德。在当地，我分别

向三个村民出示梁龙的画片，他们全都认为是N' yamala。

从原地向上游走24公里，便是阿克勃部落的村庄马尔索斯基。在那里我向十多人出示了梁龙的画片，但他们都不认识是何动物。他们只熟悉N' yamala的名字，但不了解它的形状。

1979年工作结束了，从此罗伊和我一样被神秘的“非洲龙”激起了强烈的兴趣。我们紧密合作到北刚果作了一次探险。在北刚果的丛林中渡过1980年的二月。起初，我们在乌班吉河畔的因普丰多，作为列夫·尤金·托马斯的客人。他是一位新教的传教士，在刚果已有25年了，他给我们担任翻译。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们就所获无多了。

在因普丰多，到处可以听到有关莫科尔·姆贝姆贝的传说。我们搜集到不少资料，由于许多传说提到埃佩纳和特勒湖地区西部有这类动物活动，我们便去考察乌班吉河上的那个深渊。我们用铅锤线测量了两处的深度，分别为24米和24.7米。有块舌状的岩石从扎伊尔一边的河岸上突出来，看上去象是块风化程度很深的古老熔岩。尤金和伊科列恩说，这块岩石的下面，有一些被淹没了的洞穴，只在旱季末期水位极低时才露出来。附近的陡峭岸壁上，恰好看到另一些洞穴的顶部，其规模与喀麦隆曼尤河峡谷上那些小型洞穴相似。总的说来，这个地方同巴伦所描述的莫科尔·姆贝姆贝栖息地非常相仿。

许多传说都说，莫科尔·姆贝姆贝主要是在夜间离开水域的。我们便在岛上宿营过夜，轮流监视深潭。直

至黎明时分，水面忽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浪涛，随后，只有孤单单的一只河马出来了。

以后我们雇用俾格米人当向导和搬运工，由陆路向内地出发去埃佩纳和特勒湖考察。费了两天的工夫才通过一个大沼泽，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在齐腰深的、满是腐殖质的泥水中移动。过了沼泽又穿过一座神秘的森林，林中遍地丛生高大的竹子，到处是梦幻般的景色。出了森林，再经过三个村落，然后乘独木舟，由水路航行了近50公里才到达埃佩纳。

在埃佩纳逗留一周，受到本管区主席S·科兰戈先生的殷勤接待，并搜集到不少目击记和有用的资料。我们召开了一个目击者的座谈会，在个人发言之后，大家一致同意以下的几点：1. 这动物头上饰有鸡冠状物；2. 莫科尔·姆贝姆贝生活在河流狭窄而水深的地方，不会在沼泽围绕的地方栖息；3. 如果你遇见莫科尔·姆贝姆贝，应该躲藏起来。这样，那动物就看不见你了，然后你就悄悄地逃走；4. 你千万别向任何人诉说这个遭遇，否则是会死掉的。

罗伊和我都想去特勒湖，并到传说猎杀过一条莫科尔·姆贝姆贝的地方，希望能发现一些残骸或其他遗物，也许还能看到那只子遗的动物，给它拍些照片。然而此举未能如愿，因为这地方虽然离埃佩纳只有40公里，但它被沼泽重重围困，简直无法通行。若要绕道前去，至少要6天，在湖里考察也要几天，这样就大大地超过护照的有效期限。于是只好功亏一篑，怅然而返了。

(梁赞勋 译 周国兴 校)



一个颇有魄力的科学家

——皮尔宾姆在研究拉玛猿的征途上

周 国 兴

1976年1月的一天，美国古人类学家皮尔宾姆和他的同事贝莉，正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一个荒凉的小土山坡上搜索着。突然，贝莉激动地叫嚷了起来：“我找到了它！我找到了它！”原来她发现了一具残破的拉玛猿下颌骨。

一小时后，另一位同事马丁来到这里，他与贝莉正打着赌呢，看谁能找到最完整的古猿标本。看到贝莉的发现物，他真是又激动又嫉妒。早在上年3月，他曾在这个“182”号地点找到过右侧下颌，真巧，正好可与贝莉的发现物相匹配。以后他们又找到属于同一下颌的另两小块碎片。

作为考察队的头头，皮尔宾姆拿着这四块标本，心中浮想联翩。这是他迄今所见在南亚次大陆上发现的拉玛猿化石中最佳标本，他为考察队的这一发现感到自豪和欣慰。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他思想上，对拉玛猿的看法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他认为它是人类祖先，并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人类演化的观念需要重新加以考虑。事实上，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原先看法了。

从积极主张拉玛猿是人类嫡系祖先，转而认为它跟人类没有什么关系，这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甚至涉及到对他人品的评价，使他不得不在1978年发表的

《重新考虑人类起源的过程》（下简称《重新考虑》）一文中对此进行了申辩。这是一个延续了20年的认识过程，它说明了认识是随实践不断深化的。

现在让我们沿着这一观点的转化过程，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根据一定的材料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来认识拉玛猿究竟是怎样一种古猿。

六十年代初的人类起源观

1963年，皮尔宾姆作为研究生来到耶鲁大学，他与另一古人类学家赛蒙斯，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距今2千万至5百万年之间的中新世的古猿化石。他们到过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实验室，去观察收藏在那里的标本，以后他们将这些分类颇为混乱的古猿化石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新的归类，并提出现代猿和人类这两支可以溯源到中新世中期（距今1500—1000万年前）。他们相信人科的嫡系祖先是拉玛猿，猿科祖先是几种林猿。后者在印巴地区还有着十分丰富的材料，有一类被称为“西瓦猿”的，他们认为这一名称已无需再保留，统称“林猿”为好；还认为距今2千万年前，在非洲生活着更早期时期的林猿，由它们产生了后期的林猿和拉玛猿。后期林猿中有几种以后演化为现代类人猿。

作为人类的远祖拉玛猿，最初为美国青年学者刘易斯在三十年代找到了它们的化石，当时被他看作是进步的古猿或是非常早期的人类。这一看法引起学术界很大的争议。六十年代赛蒙斯和皮尔宾姆重新确认它为人类远祖时，学术界所掌握的化石材料尚不充足，为了破碎的颌骨和零星的牙齿，赛蒙斯等相信拉玛猿具有小的犬齿和门齿，齿弓排列呈抛物线型，而非猿类的U型，这是跟人类相似的特

点；他们还认为拉玛猿是从距今1500万年前的一种林猿演化而来，以后由拉玛猿产生出南猿。后者包含了现代智人的直系祖先，这样他们把人类演化的进程勾划为如下简略的过程：拉玛猿——南猿——智人。

1965年，他们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一是对古猿的重新分类，明确地将拉玛猿作为人科中一个属，下有旁遮普种（亚洲的）和威克种（非洲的）。而在登载在《科学美国人》第53卷第二期上的另一篇文章：《人科成员分类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若干问题》）中，他们宣称“现在最好把拉玛猿看作是人类而不是人形的猿类，因为在它们的牙系上展示了人和南猿的基本特点”，在结论部分还强调“间接证据还表明旁遮普种拉玛猿是一个工具使用者，至少还部分地直立行走。”

为什么要这样提呢？皮尔宾姆在前述1978年《重新考虑》一文中解释道：“另外要说明的，我们同意了几乎所有其他人类学家自达尔文以来所持有的观点，即人类进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工具的使用和在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征符号，学习活动及文化行为”的适应；而它们的发展与犬齿变小、直立行走、手的灵巧、脑量的扩展、直到最后智力的巨大发展紧密联系。实际上，我们坚定地相信工具、武器与小的犬齿（工具替代了它的作用）、直立姿势（是使用工具所